

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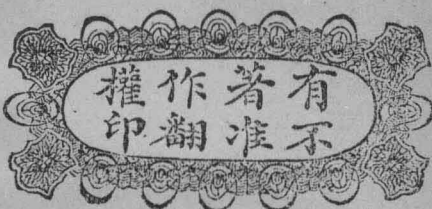
國文教本

三

中學校適用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年八月九日發行
民國八年十二月九日版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梧州
香港廣州汕頭福州廈門福州
東昌廈門福州汕頭福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編者 閱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轉角

梓潼謝无量
湘陰范源廉
杭縣姚漢章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外埠酌加郵匯費)

(新國文教科本) 全四冊
每冊定價銀五角五折實售二角五分

中華應用文件大全

布面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本編於各界交際普通文件應有盡
 有體格完備極合時用家置一編俯
 拾卽是酬世之書允推爲善本列目
 如下 一文詞類 二函牘類 三
 聯語類 四幃額類 五帖式類
 六契據類 七簿票類 八備攷類

現行公文程式例解

毛邊紙二冊 定價五角

- 一 本書編輯之主旨在使未習公文者有研究之塗徑已習公文者得參考之資料
- 一 本書首錄公文程式令次列公文作法公文用語計六十一則次依公程式分十三章逐類舉例并逐類選錄公文俾閱者於詳悉體裁之外更得公文之絕好模範
- 一 所載舉例於公程式例無不詳舉如咨文中之咨明咨請咨送咨查咨復咨催等是
- 一 選錄之公文其內容事實均取其不相同者
- 一 文中關鍵之處均加按語詳爲說明
- 一 公文遇手續繁複之件均於文中用括弧劃其起訖并加夾註說明
- 一 呈文一類凡舉例錄文均特別加詳期合普通社會之實用

新制 國文教本 第三冊

目錄

惠士奇訛言 唐甄尙樸 李夢陽原壽 歐陽修本論 劉禹錫天論三首 劉

峻辯命論 李康運命論 仲長統理亂篇 賈誼過秦論錄一

蕭大圓言志 仲長統樂志論

蔡邕篆勢 班固奕旨

右第一編論著之屬十五首。劉勰雕龍。以彌倫羣言。研精一理。乃謂之論。後世文人。或媿此指。范蔚宗曰。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唐宋下造論。時見事盡情急之累。粵稽六代之士。又苦語有牽移。今必擇連詞不流。而倫理無爽。起近世至賈誼得十餘篇。樂志放言。所以章論之異體。奕旨篆勢。其諸猶研精一理者與。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杭世駿全謝山結埼亭文集序 曾鞏戰國策目錄

序新序目錄序 梁肅遊雲門序 盧藏用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任昉王

文憲集序 皇甫謐三都賦序 郭璞山海經序 劉向戰國策序 桓寬鹽鐵論

雜論

右第二編序錄之屬十一首。序者。論之流也。誼在次事。故謂之序。桓寬次鹽鐵論。終乃序事之大意。猶命曰論。知其本矣。世尤好劉向所作。最有義理。後曾子固頗擬其體。至若任彥昇序王文憲集。亦不失次事之旨也。近世取杭大宗張皋聞二篇。則惟其詞欲有傲於古耳。

陳維崧上龔芝麓先生書 唐寅與文徵明書 蘇軾答李端叔書 張詠答王觀

察書 李商隱別令狐綯拾遺書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李白上安州裴長

史書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褒與周處士書

吳均與朱元思書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趙至與嵇茂齊書 應璩與滿公琰

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曹植與楊德祖書 魏文帝與吳質書 吳質答東阿

王書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李固與黃瓊書 揚雄答劉歆書 楊惲報孫

會宗書

右第三編書牘廿二首。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於簡牘。足以昭憤悱之情。見從容之致。子雲之答劉歆。或謂爲譽急。子功之報會宗。竟坐於詛謗。是故心聲獻酬。可以觀德。建安之際。則言有節文。六代以還。則詞多婉約。若夫李白之投長史。伉而不屈。子厚之抵孟容。怨而不怒。玉溪激厲於令狐。子瞻紱懷於端叔。凡茲所錄。莫不極文采之辨麗。暢氣體之優游矣。近世亦取子畏其年二首。然非其至也。

董基誠代撰三水縣重修學宮碑記 胡天游刻田單將軍碑陰 李夢陽禹廟碑

蘇軾表忠觀碑 舒元輿陶母墳版文 皇甫湜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尙書昌黎

韓先生墓誌銘 李觀項籍碑銘 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李白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梁簡文帝陶貞白先生墓誌銘 邯鄲淳孝女曹

娥碑 蔡邕郭有道碑 陳太邱碑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失名氏楚相孫叔

敖碑

右第四編碑刻之屬十五首。碑碣之製。當以崔蔡爲宗。齊梁則失之深豔。唐代尙多

取法漢世。而昌黎始小易古法。後世爲文。益趣淺薄。希足昭紀鴻懿者矣。本此意錄近代已上尤美者數首。

唐大陶海氏廟記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孫樵龍多山記 韓愈燕喜亭

記 陶潛桃花源記 王粲荊州文學記 漢修西嶽廟記

右第五編雜記七首。記亦紀事之作。然文選不列其類。雕龍不著其說。大抵自唐以來始盛。今錄漢西嶽廟記及王粲荊州文學記二首。雖體附於刻石之文。亦可徵立名之源矣。陳師道曰。韓退之作記。記其事。今之記乃論也。自退之以下。亦稍擇文近雅者。

劉令嫺祭夫徐敬業文 陶潛自祭文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曹植王仲

宣誄并序

右第六編雜文四首。古者文誄之作。詞旨必修贍可觀。而情寄自深。後世務放決其辭。非古法也。

右第三冊錄近代至漢文七十四首。夫由今溯漢。所謂文體之變多矣。詞旨所尙。既

有不齊。輓近學者遂立駢散之號。分轍異轅。莫相爲貫。然明達之士獨竊以爲不然。乃若姬傳表喻於陰陽。申耆綜論於奇偶。自曾滌生猶秉斯義。知二者之一致。非可強殊者矣。後世爲文。雖不乏明俊。而罕能閱博壯麗。當稍稽唐已上。馴至於漢。求諸其本。而深以蓄之。蓋有不發。發則沛然不可禦也。茲編始近代。遠依乎二京。所錄雖時涉繁縟。必其立意徑直可觀。又諸體類。往往有先後相起。讀者於此。繹其遷變。索其指歸。則成業不難矣。

新制國文教本 第三

第一編 論著之屬

惠士奇訛言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謹走塵起。百官或輾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

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兵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姦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溫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鬥。秦之亡也。以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

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唐甄尙樸

孫子問於唐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何由而治乎。唐子曰。毋立教者。毋設率形。使民日由善而不知。孫子曰。請聞其要。唐子曰。其尙樸乎。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中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尙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矣。孫子曰。民旣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則民之趨於奢也。亦如水之下壑也。何以能逆而反之乎。曰。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鑑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尙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蕪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蕪。以

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尙褐也。則賈爲之也。縠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況太僕哉。況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佞。卑宮室。廢苑囿。捐差品。卻異獻。君旣能儉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尙。賤之所慕也。貴尙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是敗類之人也。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婞直亂正。使之尙浮夸而喪其實。是敗類之人也。此二者表僞之旗也。雕樸之刃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也。唐子曰。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

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若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服如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也。

李夢陽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礮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痰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於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修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蛀。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卽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

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歐陽修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知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

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伎。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佛道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劉禹錫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攀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矚芒。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尙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乎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議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乎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

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劉禹錫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榭。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之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溜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湔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

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阡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併。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

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炎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猩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劉禹錫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旣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蟲之長。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龔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

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劉峻辯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僅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鶻冠囊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譏譏謹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勿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廻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皇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鼃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事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

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櫛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雲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兢。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成之惡。盛業

先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篷。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能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立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

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威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闔闔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禮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

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鬪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

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璫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

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仲長統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

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

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愿。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耶。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主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

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

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血流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眦。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

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鑕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蕭大園言志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志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身。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阜。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

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牕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漑。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絳織。家童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明自遠。揚摧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欲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爇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邱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

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蹏踏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

蔡邕篆勢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擷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論旃。

班固弈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弈。今博行於世。而弈獨絕。博義既弘。弈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碁爲弈。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拏相滾。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犧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碁破窞。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遠巡需行。保角依旁。郤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

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第二編 一序錄之屬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慨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濛濛。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礪。谿谷。風雲。霧露。靈震。寒暑。雨則無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螳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

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詞。回悟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指。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僨。並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彀。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羯風之運輕輟。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泠汰。其義轂輳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沒理。輓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頽者也。其趣不兩。其與物無鬻。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

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洩宣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明神爲之褻。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脅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根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壚。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鉤之叢悟。而俶俛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瞻而不華。連狝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崖。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郛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琴藪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搢搢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搢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褻。鑱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

永而不可忘也。空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返。駭蕩而駭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滑滑而不背於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矐矐。則揚雄班固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杭世駿全謝山鮚埼亭集序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籠穿穴。揉雜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郭史廓。壹切駟販。折楊皇琴。升歌於清廟。諸于繡襪。被絃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詩以抒情。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而無心。曷克己以復禮。張衡自謙於

皮傅。莊生取譬於探囊。往蹇來連。謂均苓耳。謝山志銳而氣充。冀洩章句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性。其得已於言乎。浚之乎。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游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不復以贅也。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序曰。向序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

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法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蠱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

於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肅遊雲門序

上德以汗漫爲友。無江海之閑。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爲樂。故合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同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筍。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原。遞杳靄而歷峴嶽。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羣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巉巉。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爲澄潭。

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恍然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旣而動步眞境。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喻。詣淨名無住之本。萬慮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講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爲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盧藏用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尙有典型。宋齊之末。蓋顛頽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

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擗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殆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任昉王文憲集序

公諱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

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
 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
 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
 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
 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
 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
 增益標勝。未嘗留心。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
 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絃。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
 聰察。曾何足尙。年六歲。襲封豫甯侯。拜日。家人以公尙幼。弗之先告。旣襲珪組。對揚
 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卽位。有詔毀
 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尙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

采公會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尙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尙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未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恆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尙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廬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尙書。

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悉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逾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職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

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返。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詔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

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縉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千秩如千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皇甫謐三都賦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

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返。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卻爲魏主述其都畿。弘廠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逆順。且以爲鑑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郭璞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瀆薄。遊魂靈恠。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麇。越人見鬪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恠。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恠之。是不恠所可恠。而恠所不可恠也。不恠所可恠。則幾於無恠矣。恠所不可恠。則未始有可恠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

鳥恠獸。玉石珍珠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騮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騫。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騮耳驂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母。樂而忘返。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悉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亦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王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恠。鑑無滯蹟。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滅。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閼。闢其葑蕪。領其元致。標其

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蒼之翔。叵以論垂天之陵。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

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儻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勿用。故

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桓寬鹽鐵論雜論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

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務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尙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念。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

哉。

第三編 書牘之屬

陳維崧上龔芝麓先生書

維崧頓首獻書芝麓先生閣下。嗣頃玉樹歌殘。黃旗氣黯。西京掌故。南朝文筆。便已散失。都無哀次。音辭所寄。惟在閣下。維崧東吳之年少也。才知誕放。骨肉躁脫。當塗貴遊。目之輕狂。嚮者粗習聲律。略解組織。雕蟲末技。猥爲陳黃門方檢討李舍人諸公所品藻。歲月不居。二十年於茲。徒以揚子幼之門第。華穀不少。王茂宏之子孫。青箱遂多。上不敢方。井大春次不至。失枚少孺。一流將盡。如是而已。且夫軒皇愛嫫母之貌。而黜落英。魏文喜植鑿之聲。而棄金石。中山聞幼眇。以屑涕。墨子過朝歌。而回車。何代無賢。古今同歎。崧竊不自量。有所撰述矣。以爲庶女標躋。長城摧頽。賤臣撫箏。讒疑渙釋。聲音之際。窮高極微。從乎同同也。是以失職以來。間與錢塘陸圻毛先舒華亭彭師度周積賢嘉興計東長洲宋實穎輩。揚摧雅頌。撰爲一集。崧雖謏陋。顧諸子皆一時之選也。每與駿公吳先生言及此事。未嘗不撫掌於應徐也。屢誦閣下

尊拙齋集。玩之不置。均於玉枕。過高唐而近縣駒。亦一欲傲其音聲也。辭賦一道。古詩之流。遠溯漢魏。近迄開天。尙矣。然八風旣殊。五音迭異。江表輕浮。貽譏吳語。儉楚沈雄。亦類老革。夫青青河畔草。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繞指之語。曹顏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興會也。然乎否乎。幸賜發覆焉。前叩行臺。未見從者。謹陳書左右。以序鄙衷。二詩塵覽。并希郢和。邯鄲託曲於李奇。王筠假論於沈約。妄冀一言以爲重耳。

唐寅與文徵明書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歎於室。而堅城爲之墮堞。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君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君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

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譚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齋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徵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積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斨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自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表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籛條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髻。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

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鳳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采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飡。蓋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軼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友棠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

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當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驂騮奮矣。君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莖。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尙復何哉。惟君卿察之。

蘇軾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濶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

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譏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張詠答王觀察書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

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弈棋。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算帖。攘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履渴飲已冰。之酒飢。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尙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洩入膜內。栖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盲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擗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時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訥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

持正之風。慄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痼。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李商隱別令狐綯拾遺書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慙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爾。錯行雜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尙爾。則不

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
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
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
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夔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
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
輩眞手搔鼻。齧而喉。噓人之灼痕。爲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耶。今一大賈。坐壻貨中。
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
之。旣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
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
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
子。益敬。伏臘相見。贄益厚。男女嫁娶。間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
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
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

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尙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爲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前祝曰蕃息。後祝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卽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耶。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尙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死不相販賣哉。紬而繹之。眞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子。豈蘄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差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

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斃兀事旣壅隔。狼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

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奴。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此也。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

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渙。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醜縷。神志昏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壻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

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麤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蹟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淮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尙在。白雪

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尙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復何足陳。儻其賢者也。白有可尙。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

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懼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閒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卽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鯨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賦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脚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鑑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

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厩。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穡耘耜。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之閒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雞犬。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修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携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約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氣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

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俗氣。携酒對飲。尙有典型。先生又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

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王績白。

王褒與周處士書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吏。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吳均與朱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

高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風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谿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沓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

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獻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接雲霞。雕錦縛。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灤洞所積。谿壑所射。鼓怒之所。所盪擊。浦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豨洲。南薄燕爪。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濔。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欹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鍼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拆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澗。弄翻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趙至與嵇茂齊書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日。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躊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蕃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於征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岷崙。使西

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翹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愀然。知復何云。

應璩與滿公琰書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微。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儒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尙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維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遺書。會承來命。

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瓌白。

應瓌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瓌報。閒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昧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邳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縉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己。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

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憎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

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揜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

懷植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

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立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以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漑。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

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鞅。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媼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

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

悉。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此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揚雄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覲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

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轡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轡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俛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壩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

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坻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遺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辭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人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懇勸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糝。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

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第四編 碑刻之屬

董基誠代撰三水縣重修學宮碑記

國家金鏡徵文。玉衡攷曜。升胄子之牒。戶守經師。覈茂才之科。歲登里選。是以十教同俗。環林觀茲上儀。三雍觀成。橫舍申其景燦。國學鄉學。其揆一也。三水近翼上郡。遠控西極。膏雨流澤。郇伯奠其封。扶風配京。幽鄉宅之邑。周微中徹。夷庚四充。柳谷蒲谷。宥窳鬱其神明。皇澗過澗沿洄。蘊其渥采。鋪觀漢唐。爰暨昭代。文物踵誌。邇無

與倫采采鼓篋肆南陔之笙青青子衿下新宮之管道一皇輿之軌人飲泰初之醇
唐弓三合抗雲而節蘋蘩曾堂九成告月而儀縣絕祁祁焉莘莘焉蓋百七十年於
茲矣羲璘屢遷平城非古兩楹之祠未替數仞之牆已窺迎年歛籥簾業夷於雜縣
朋酒酌匏瓊罍虛於典器非都人士之恤良有司之惡與夫綏懿惇典以叩鏡聖儀
者嘉會之貞也振聲崇哲以連邇來思者明德之應也在昔魯郡作廟思王頌其緝
熙兗州升堂仲璇鬯夫潭化東墉景烈勿忘恭文南國靈光爰溯叔毅矧乃車服禮
器爲容諸生之家鐘磬音符尊琦大人之意莫不旁憲鴻藻佑昭郅文知縣張雲龍
章志貞教絜誠明禋懼開化之漸堙戒經始其勿亟迺於嘉慶十九年三月率縉紳
耆老集資重修閱六月而工畢斷度尋尺闔闔壯其宏規陽陰曜臧春秋勸其匪懈
凡夫山雲水嫁之尊鳳箭蝸簧之譜方圓薛魯之鼓蒼白莞蒲之筵听如奕如實究
實備某陳臬茲土弼教攸司上維泮宮淑問之頌下繹甫刑祇德之訓嘉乃有俶思
與維新會拜命東邁宅藩南交召亭之舍方移李宰之碑得建爲刊樂石碑盛前楹
亦將以潤色隆治光闡夫元包束脩後生懋奮乎演迪也是爲記

胡天游刻田單將軍碑陰

方將軍走安平鐵籠全宗人時。意志固已遠矣。由是收即墨之餘。保東海之上。拒燕師之彊。敗樂生之計。使草木見其君主。山川復其姓氏。寧不謂爲天下豪。或曰。功成之後。隱身以退。若范蠡蔡澤。豈非遠歟。何至命懸於九子。德成於貫珠。齊國新復。襄王未賢。四鄰交窺。敵怨莫解。故身留相齊。以固更興之勢。免寇徒跣。以釋震主之謗。齊有將軍。古社稷臣也。又誰能少之。然使潛或有道。燕師不興。臨淄營邱。無有警響。將軍且與碌碌者朽。沒卽一旦富貴。而人視之。亦何異其市椽時也。烏能揚全齊之功。光千秋之名。撰曰。士有不用。適如處女。投機之會。虎嘯鸚舉。彊燕在握。亡齊非懼。一朝成勝。千載甚武。廟圯臺荒。山秋樹古。海雲朝上。風松夜舞。舊壘仍存。遺營可覩。靈飆颯爽。將軍之宇。

李夢陽禹廟碑

李子遊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故宮。平沙四漫。遐盼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溼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

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飢易爲甯。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畊。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畊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隄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於蓄者也。大梁以蓄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江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

耶。咩耶。廬耶。能孰者甯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江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關。赫赫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儻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霽霽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醕。尸旣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莫兮尸奈何。風九河兮濤莫。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旟。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吾民。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

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蠡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醢。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

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星晦蒙。彊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舒元輿陶母墳版文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

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觝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皇甫湜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尙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尙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

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慙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遷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旱糴。鬻倖臣之銕。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殮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聲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痾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

嗟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李觀項籍碑銘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於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誰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公。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

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綫。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尙能合從亡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鷓邱陵。足罔不蹶。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阨而復持。成皋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泣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羸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朏曉。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

借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於野。

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頤虎頭。性英雄而志尙玄默。羣書祕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豪。而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歷云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舜與禹合。天下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餘年。幽厲板蕩。天紀

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糜。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於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罔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亦商邱之遺壤兮。

李白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尙斬。

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旬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概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郤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員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

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梁簡文帝陶貞白先生墓誌銘

維大同二年。龍集丙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
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恆。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
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於雷平之山。若夫真
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
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
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
術。今筮元良。屢稟浮邱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遁形解化。自昔同然。猗與夫子。受籙歸玄。
梨傳苑吏。書因賈船。虎車照景。蜺拂凌烟。餘花灼燦。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
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邯鄲淳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禮。末胄荒沈。爰來適居。盱能撫節。案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於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尙設祭誅之。辭曰。

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沈乍浮。或泊州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斨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真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曆祀。丘墓起墳。光於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雕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彷彿。以昭後昆。

蔡邕郭有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極微言之未絕。於是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潛。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

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邕陳太邱碑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縣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

之位也。年八十有二。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槨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河南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叡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瓌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尙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燉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閒。政以禮成。民是用息。遭命不永。闇忽喪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聞。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羨。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爲恥。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盈。廩廩其庶。亶亶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今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慈。維帝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難。愍而不弔。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時恫。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失名氏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卽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煞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淥。漑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愍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蟻。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柵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寔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以得百金。至於沒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形。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爲列姬。國在朝廷。其意當墨墨。若冠章甫而坐。

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幸。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堯堯。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卽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今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嗣。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卽歲還長。錢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粟乏。愛育藜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僞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迺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第五編 雜記之屬

唐大陶海氏廟記

君子之言以章美也。亦所以風也。海氏徐人也。而顯節於常。氏美。有彊者誘離其夫。將犯之。自知不免。裳衣履屨。彌縫各一。而自殺於舟中。不及於污。有司論彊者繫獄。後以赦免。常人葬於龍窟。卽基左廟焉。邯鄲鄭衛之女。古所稱美也。曳裳褰縹。揄袂飄風。倉庚啾啾。姊妹郊衢。男女相錯。司馬遷曰。目挑心招。相如曰。色授魂與。男子不制。莫之爲恥。雖有剛者。亦蠱惑喪志。淫佚之行。風所成也。唐子入秦。道南鄭。南鄭。鄭也。宿於東門之舍。同旅者有窺主婦於房。婦告主人。杖挺而出。幾殺窺者。邯鄲之道。朝歌之邑。七年三過。不見婦人。所聞周漢之風。蔑於今矣。然則女子無知。漸於流風。非其罪也。徐濱河。土薄俗厚。女子尙貞。無失行。聞海氏有行。在塗雨立。不避舍。雖志也。亦其風使然也。使其身徇於鄉。亦無所表異矣。作廟致金。速於徵發。賢愚拜觀。婦女祈請。肩摩不絕。童歌里謠。徧於吳越。是可以爲風乎。唐子曰。然。海氏之行。吾不以風女子。而以風丈夫。詩美共姜。春秋襄紀。叔姬。女子微也。何爲著諸經。班於君王賢。

人乎。觀其夫。乃知聖人重女子之節也。請舉事以實之。昔日祝融佐高辛氏。光耀天下。其後建楚也。千有餘歲。至考烈王。而黃歇竊之。伯益治鳥獸草木。開稷契之績。其後建秦也。亦千歲。至莊襄王。而呂不韋竊之。芊嬴之宗。固於衡華。衽席一邁。遂絕其祀。考烈莊襄。實誰之父。負芻政亥。實誰之子。恬斯驚賁。實誰之臣。百什鬼神。繞咸陽。降鄢郢。號哭而不得飲食。項籍王翦之兵。不爲毒矣。既有於國。亦有於家。丈夫稍有知識者。能不戰懼於斯。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閤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

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噐。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孫樵龍多山記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蜿蜒。舉武三十。北出其嶺。氣象鮮妍。孕成陰烟。砭石巉巉。別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櫟欂交攢。敬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

杪臨蘭薄。仙臺標異。叢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蹟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齟相望。攀緣下上。闖然而出。矚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蓋羅。元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仙。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鏡明。風閒景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嵩獸山禽。捷翔呀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廻環下矚。萬類在目。因山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雲。杳杳不分。月上於天。日薄於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錦裂綺拆。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來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使夸世釣名者。汚此巖扃乎。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韓愈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樞翳。郤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

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邱曰侯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時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嶺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陶潛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

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歸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

神界。淳簿既異原。旅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王粲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
教導化。敍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
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
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
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
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疊疊如也。
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不絲。
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
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敍。
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埽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牲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虜。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整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

克厭帝心。嘉瑞仍奮。風雨應卦。灑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曜億齡。永有銘識。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祀典。辨於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因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富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稽民用章。建乂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第六編 雜文之屬

劉令嫺祭夫徐敬業文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旣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

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尙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陶潛自祭文

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臚。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令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

來良友宵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敦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竿。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躋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嘯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棖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曹植王仲宣誄

并序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庸。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

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誅。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
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會遭陽九。炎光中朦。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
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弈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惟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碁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
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旣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
投戈編鄴。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
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備乂。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於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旣臻。將反魏京。靈輻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